東軒筆錄/卷之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東軒筆錄

◀上一卷

卷之九

下一卷▶

王荊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參知政事，議論未嘗少合。荊公雅愛馮道，嘗謂其能屈身以安人，如諸佛菩薩之行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，介曰：「道為宰相，使天下易四姓，身事十主，此得為純臣乎？」荊公曰：「伊尹五就湯、五就桀者，正在安人而已，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？」質肅公曰：「有伊尹之志則可。」荊公為之變色，其議論不合，多至相侵，率此類也。

劉攽、王介同為開封府試官，舉人有用畜字者，介謂音犯主上嫌名，攽謂禮部先未嘗定此名為諱，不可用以黜落，因紛爭不已，而介以惡語侵攽，攽不校。既而御史張戩、程顥并彈之，遂皆贖金。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為議罪太輕，遂奪其主判，其實中丞不樂攽也。謝表略曰：「彉弩射市，薄命難逃。飄瓦在前，忮心不校。」又曰：「在矢人之術，惟恐不傷；而田主之牛，奪之已甚。」蓋謂是也。

陳恭公執中為相，事方嚴少和裕，尤惡士大夫之急進。慶曆末，有郎官范祥上言解鹽利害，朝廷遂除祥陝西提刑兼制置鹽事，祥詣中書建白曰：「提點刑獄而兼利權，殆非典故，乞納勅別候差遣。」恭公曰：「提點刑獄乃足下資序合入，制置鹽事乃國家試才，比已降勅陝西都運司，以解鹽事盡交與提刑司管勾，而足下之意將如何也？苟有補於朝廷，固不惜一轉運使也，若靖言庸違，自有誅責，豈可預欲僥求？」祥以言中其隱，震

慴而去。至和初，王荊公力辭召試，而有旨與在京差遣，遂除羣牧判官。時沈康為館職，詣恭公曰：「某久在館下，屢求為羣牧判官而不得，王安石是不帶職朝官，又歷任比某為淺，必望改易。」恭公曰：「王安石辭讓召試，故朝廷優與差遣，豈復屑屑計資任也。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之才，未嘗以爵位相先，而乃爭奪如此，學士之顏視王君宜厚矣。」康慚沮而去。

明肅太后臨朝，襲真宗故事，留心庶獄，日遣中使至軍巡院、御史臺，體問鞫囚情節。又好問外事，每中使出入，必委曲詢究，故百官細微，無不知者。有孫良孺為軍巡判官，喜詐偽，能為朴野之狀。一日，市布數十端，雜染五色，陳於庭下。中使恠而問之，良孺曰：「家有一女，出適在近，與之作少衣物也。」中使大駭，回為太后言之，太后歎其清苦，即命厚賜金帛。京師人多賃馬出入，馭者先許其直，必問曰：「一去耶？却來耶？」苟乘以往來，則其價倍於一去也。良孺以貧，不養馬，每出，必賃之。一日將押大辟囚棄市，而賃馬以往，其馭者問曰：「官人將何之？」良孺曰：「至法塲頭。」馭者曰：「一去耶？却來耶？」聞者駭笑。

楊安國，膠東經生也，累官至天章閣侍講，其為人訐激矯偽，言行鄙朴，動有可笑，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鄽市之語，自辰坐至侍臣、中官見其舉止，已先發笑。一日侍仁宗，講至「一簞食，一瓢飲」，安國操東音曰：「顏回甚窮，但有一籮粟米飯，一葫蘆漿水。」又講「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」，安國遽啟曰：「官家，昔孔子教人也，須要錢。」仁宗哂之。翌日，遍賜講官，皆懇辭不拜，惟安國受之而已。時又有彭乘為翰林學士，文章誥命尤為可笑。有邊帥乞朝覲，仁宗許其候秋凉即途，乘為批答之詔曰：「當俟蕭蕭之候，爰堪靡靡之行。」田況知成都府，會西蜀荒歉，飢民流離，況始入劒門，即發倉賑濟，既而上表待罪，乘又當批答曰：「纔度巖巖之險，便興惻惻之情。」王琪性滑稽，多所侮誚，及乘死，琪為輓詞，有「最是蕭蕭句，無人繼後風。」蓋謂是耳。

劉彝所至多善政，其知虔州也，會江西饑歉，民多棄子於道上，彝揭榜通衢，召人收養，日給廣惠倉米二升，每月一次，抱至官中看視。又推行於縣鎮，細民利二升之給，皆為子養，故一境凡棄子無夭閼者。一日，謁曾魯公公亮，魯公曰：「久知都官治狀，屢欲進擢，然議論有所不合，姑少遲之，吾終不忘也。」彝曰：「士之淹速詘伸，亦皆有命。今姓名已蒙記懷，而尚屈於不合之論，亦某之命也。」魯公歎曰：「比來士大夫見執政，未始不有求，求而不得，即多歸怨，而君乃引命自安。吾待罪政府行十年，未見如君之言。」

熙寧初，富鄭公弼、曾魯公公亮為相，唐質肅公介、趙少師抃、王荊公安石為參知政事。是時荊公方得君，銳意新美天下之政，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，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，呂誨、范純仁、錢顗、程顥【程顥各本均作「錢顗」，惟三朝名臣言行錄卷九作「程顗」，按宋史卷四二七程顗傳，反對王安石新法者為程顗，今從名臣言行錄所引改。】之倫尤極詆訾，天下之人皆目為生事。是時鄭公以病足，魯公以年老，皆引例去，唐質肅屢爭於上前，不能勝，未幾，疽發于背而死，趙少師力不勝，但終日歎息，遇一事更改，即聲苦者數十，故當時謂中書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，言介甫生、明仲老、彥國病、子方死、閱道苦也。

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為兩府，凡有建明於上前，其詞意堅確，持守不變，且勇於敢為，王荊公嘗歎其可任大事。及荊公輔政，多所更張，而同列少與合者。是時歐陽公罷參知政事，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。荊公乃進之為宣徽使，判太原府，許朝覲，意在引之執政，以同新天下之政。而歐陽公懲濮邸之事，深畏多言，遂力辭恩命，繼以請老而去。荊公深歎惜之。

富鄭公弼，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，仁宗嘉其有勞，命為樞密副使，鄭公力辭不拜，乃改資政殿學士。一日，王拱辰言於上曰：「富弼亦何功之有？但能添金帛之數，厚夷狄而弊中國耳！」仁宗曰：「不然。朕所愛者土宇生民耳，財物非所惜也。」拱辰曰：「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？」仁宗曰：「國家經費，取之非一日之積，歲出以賜夷狄，亦未至困民。若兵興調發，歲出不貲，非若今之緩取也。」拱辰曰：「犬戎無厭，好窺中國之隙。且陛下只有一女，萬一欲請和親，則如之何？」仁宗憫然動色曰：「苟利社稷，朕亦豈愛一女耶？」拱辰言塞，且知譖之不行也，遽曰：「臣不知陛下能屈己愛民如此，真堯舜之主也。」洒泣再拜而出。

許將坐太學獄，下御史臺禁勘，僅一月日暨伏罪，臺吏告曰：「內翰今晚當出矣。」許曰：「審如是，當為白中丞，俾告我家取馬也。」至晚欲放，中丞蔡確曰：「案中尚有一節未完，須再供答。」及對畢，開門，已及二更以後，而從人謂許未出，人馬却還矣。許坐於臺門，不能進退，適有邏卒過前，遂呼告之曰：「我臺中放出官員也，病不能行，可煩為於市橋賃一馬。」邏卒憐之，與呼一馬至，遂跨而行。是時許初罷判開封府，稅居于甜水巷，馭者懼逼夜禁，急鞭馬，馬躍，許失綏墜地，腰膝盡傷，馭者扶之于鞍，又疾驅而去，比至巷，則宅門已閉。許下馬坐于砌上，俾馭者扣門，久之無應者，馭者曰：「願得主名以呼之。」許曰：「但云內翰已歸可也。」馭者方知其為判府許內翰，且懼獲墜馬之罪，遽策馬而走。許以墜傷，氣息不屬，不能起以扣門，又無力呼叫，是

時十月，京師已寒，地坐至曉，迨宅門開，始得入。

仁宗初逐林瑀，一日執政奏事罷，因談時政，而共美上以聰明睿智洞察小人之情者。仁宗曰：「卿等謂林瑀去，而朝廷遂無小人耶？」執政曰：「未諭聖旨，不識小人為誰？」仁宗從容曰：「蘇紳可侍讀學士，知河陽。」

慶曆中，呂許公夷簡罷政事，以司徒歸第，拜晏元獻公殊、章郇公得象為相，又以諫官歐陽修、余靖上疏，罷夏竦樞密使，其他陞拜不一。是時，石介為國子監直講，獻慶曆聖德頌，褒貶甚峻，而於夏竦尤極詆斥，至目之為不肖，及有「手鋤姦枿」之句。頌出，泰山孫復謂介曰：「子之禍自此始矣。」未幾，黨議起，介在指名，遂罷監事，通判濮州，歸徂徠山而病卒。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，或言直溫嘗從介學，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：「介實不死，北走胡矣。」尋有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，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。是時，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，謂中使曰：「若發棺空，而介果北走，則雖孥戮不足以為酷。萬一介屍在，未嘗叛去，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，何以示後世耶？」中使曰：「誠如金部言，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？」居簡曰：「介之死，必有棺斂之人，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，至於舉柩窆棺，必用凶肆之人，今皆檄召至此，劾問之，苟無異說，即皆令具軍令狀，以保任之，亦足以應詔也。」中使大以為然，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已下并凶肆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，皆結罪保證，中使持以入奏，仁宗亦悟竦之譖，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，而世以居簡為長者。

夏鄭公之死也，仁宗將往澆奠，吳奎言於上曰：「夏竦多詐，今亦死矣。」仁宗憮然，至其家澆奠畢，躊躇久之，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，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，其為人主疑一也，亦所謂報應者耶！

西戎初叛，范雍以節度使知延州，環慶大將劉平、石元孫之兵二萬自合水走延州，次郭堡，平去延州三十里，令軍士晚餐畢，列隊而行，至地名大柳樹，去延州二十里，日向夕，忽有來使，俗謂急脚子者下先鋒狀，且云「延州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奉候，然暮夜入門，恐透漏姦細，請窩放人馬，庶辨真偽也。」二將唯諾，遂下馬，據胡床，躬撥隊伍，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，又放一隊，將及一更以後，約放及五十隊矣，二將忽顧問急脚子，已失所在。二將大驚，遽使人偵視，即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，而前隊不知所之矣。二將知有變，遂整陣而前，至五龍川，去延州纔五里，人心稍安，忽四山皷角自鳴，埃煙斗合，蕃兵牆進，倏忽之際，已陷重圍，蓋西賊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寨，殺李士彬，故東北路斷而賊兵壓境，以致二將於覆中，延州俱不知也。是時監軍內臣黃德和以兵三千

屯娘娘谷，去五龍川不及十里矣。方兵勢窘甚，裨將郭遵策馬奮刃，突圍而出，請救於德和，德和畏懼不敢前，而更拒以他語。遵又赴延州求救於雍，已城守不出，殆曉，全師俱沒，二將面縛，遵亦戰死。德和是夕引兵由娘娘谷東南指鄜州路遁去，蕃兵遂圍延州，州幾陷，會大雪，戎馬多凍死，乃解去。德和誣奏二將降賊，朝廷疑之，有旨禁其家屬出入，遣御史文彥博鞫劾，彥博具得德和按兵不救及枉道遁還之狀，又明二將不降，朝廷命斬德和於河中府，解二將家屬禁錮而錄其子孫焉。